

第一章 我的心頭寶

「妳是誰？」

這是八歲的漢生第一次見到粉妝玉琢的小師妹，他有些慌亂，有些手足無措，只能盡量表現鎮定。

可究竟還是孩子，忍不住多瞧了兩眼前紮著雙丫髻的小姑娘，大大的眼睛骨碌碌的，像琉璃珠子，黑眸中透著令人心口一暖的明亮。

還有那帶著軟糯、奶聲奶氣的嬌聲，活似軟綿綿的水糖，叫他一聽就整顆心軟到不行，暗暗在心裡下了個決定，無論有多困難，他都要守護她，不受人欺辱，讓她永遠保持此時的純淨。

這時的梅雙櫻才三歲，烏溜溜的雙眼中閃著好奇，沒有半絲日後的張揚，一眼就看出是個被爹娘捧在手心疼愛的武館千金。

「寶兒，他是大師兄。」剛蓄鬚的梅承勇抱起數日未見的女兒，慎重的介紹新收進門的徒弟。

他們住的地方叫天水城，是一座邊陲小城，離邊關約三百里，中間隔了百來里的陵山縣，人口不算多，四、五萬而已，以耕牧為主，一條嘉陵江橫貫數百里，匯流入大江，是城裡對外的主要通路。

當然也有官道，但路面崎嶇且山多，不易行走，而且山匪頗多，一般往南邊走的商旅大多以走水路為多，一來減少路上顛簸，路程可縮短數日，二來也是安全。不過也因為靠近邊關，天水城、陵山縣、嘉言關三地的居民都有習武的習慣，自動自發組成民防團，平日無事就練練拳腳強身，一有戰事便拿起刀槍箭棍護衛家人。

因此家家戶戶多多少少都有人學武，武館林立，民風略顯剽悍，武風也較為盛行。梅雙櫻的姥爺便是威揚武館的館主，他獨生一女楊雪心，疼愛至極，長大後嫁予青梅竹馬的義兄，也就是梅承勇，楊姥爺都抱孫了，所以打算將武館傳給身為半子的大徒弟。

梅承勇數日未歸便是遵從師命去了陵山縣當教頭，教當地的民防團楊家槍法，以及組織長棍隊，指導百姓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如何應敵。

畢竟此處離邊關太近了，才幾日的路程，一旦嘉言關城破，長驅直入的胡人會直下守城不到三萬將士的陵山縣，而後是百姓群居的天水城，百姓們的性命岌岌可危。

既然如此危險，為何不搬離呢？

所謂故土難移，住了幾輩子的地方，誰願意離鄉背井辭了祖地，遠赴他鄉落地生根，忘了祖先的出生地。

雖然不時有胡人犯境，但小規模的衝突還能控制，因而尚且相安無事，每月一次的互通早市，交易兩邊貨物，只要沒有重大的雪災、蝗禍，通常仗是打不起來的，頂多互看不順眼打了幾場架罷了。

「大師兄？」那是什麼，可以吃嗎？

看著女兒懵懂的神情，梅承勇哈哈大笑的輕擰她鼻頭。

「就是陪你玩，妳惹事會替妳出頭的人。」他逗著女兒，一副有女萬事足的模樣。「是嗎？」白白嫩嫩的小臉學人皺眉，好像非常嫌棄的樣子，蹬著小腳丫子要爹放她下地。

疼女兒的梅承勇笑著彎腰放下女兒，她一落地便蹭蹭的跑到漠生跟前，偏著頭看他。

「我叫寶兒，是爹爹的心頭寶，你叫什麼？」嗯！他太高了，她不喜歡仰著脖子說話。

看她小大人似的詢問，漠生手心微微冒汗。「我……我叫漠生，是妳的……大師兄。」

「可你為什麼是大師兄呢？我才是大師姊。」每個人都比她大，太討厭了，她什麼時候才能長大。

「因為我比妳大。」年紀大的是大師兄，她還小。

梅雙櫻不服氣的兩手叉腰，小短腿繞著他前後走了一圈，「可是我有很多玩伴，不需要你。」

一句「不需要你」像刺中漠生的傷口，他臉色微變，向前走了一步挺起胸膛，「但是大師兄只有一個，以後我會帶著妳玩，陪妳練武，有好吃的的一定讓給妳，絕不讓人欺負妳。」

她狀似在考慮，十分苦惱的抿著唇。「爹，他真是我大師兄嗎？我可不可以換，我不要每次都當小的。」

威揚武館每年都收弟子，最低門檻是七歲，筋骨扎實了才肯收，目前館中有將近百名學徒。

學武期是十年，最多不超過十五年，他們是家中的主力，要負擔家計，不可能一生致力於武，因此學成之後便各自歸家，或耕種、或經商、或從軍，各有各的去處。

因而武館中最不缺的便是打著赤膊的漢子，由小而大一字排開，每日吆喝聲震耳欲聾，吵得梅雙櫻不能睡好覺，每每揉著眼皮子被迫早起，她睜開眼看到的全是男的、男的、男的……實在有點膩了。

只是老館主上了年紀，不想再收徒弟，便將武館事務交由大弟子打理，因此梅雙櫻的玩伴雖多，但大部分都是十來歲的少年，年歲和她差上一大截，想玩也玩不到一塊。

如今突然來了個只差五歲的大師兄，她不是討厭，就是不滿怎麼自己又是最小的，明明是她先來的，為什麼又殿後？

「寶兒，不可以欺負大師兄。」輕柔的女聲宛若一道春風吹拂而過，讓父女倆皆面上一笑。

「娘。」

「夫人。」

看到秀麗的娘親，梅雙櫻笑呵呵地往前一撲，抱住她大腿，還沒腿高的小身板像雪團兒似。

而一旁的梅承勇則滿眼柔情地凝視妻子，一手輕摟她腰身，眼中只有她一人，再也看不到其他。

好一幅天倫之樂，看得漠生好不羨慕，曾經他也有慈愛的爹娘，對他關懷備至，可是……

眼底閃過一絲黯然，他忍淚的眼中有著悲切的痛楚。

驀地，一雙軟若無骨的小手牽著他的手。

捉住浮木般，他反握那軟軟的手心。

「大師兄，你不高興嗎？」既然娘說不能欺負他，她委屈點當小的就是。

聽著甜膩的嬌聲，漠生搖頭。

「那你為什麼哭？」她都不哭，她長大了，有三歲。

他一滯，抬起手背抹去眼角淚珠。「我想家。」

想他受盡委屈的娘，以及被權勢所逼不得不低頭的爹。

「你家在哪裡？」她又問。

「在很遠很遠的地方。」一個叫京城的繁華地帶，若非舅舅冒死帶走他，此時他只怕已死於非命。

想起一連串的追殺和驚險經歷，漠生眼底浮起恨意，在他小小的心靈中升起一絲滅不去的戾氣。

「很遠有多遠，有到慈雲庵那麼遠嗎？」梅雙櫻最遠到過城外的慈雲庵，她被她姥姥揹著去上香。

漠生不知慈雲庵在哪裡，一臉無措的比著天際，「很遠、很遠、非常遠，要走很久很久。」

他從京城到天水城，一路躲躲藏藏、餐風露宿走了五個多月，隱姓埋名不讓人知曉他是誰。

連自己名字都不能用的漠生遙望京城的方向，他不知道這輩子還能不能回得去，只要那個女人還在的一天，他就只能叫漠生，一個邊關小城的少年，而非錦衣玉食的……他不再高高在上。

「那你豈不是很累、很累，我最討厭走路了。」在梅雙櫻的認知中，從街頭走到街尾便是遠，她的小腿兒負荷不了。

「是，不走路，妳兩條腿是生來好看的。」楊雪心笑著打趣女兒，這腿兒雖短，跑得可快了，追都追不上，精力旺盛得令人吃不消。

「娘……」梅雙櫻不高興的睜大眼，圓滾滾的黑眼珠裡盛滿爹娘寵溺的笑臉，看得出她是個備受嬌寵的孩子。

「好、好、好，娘不說寶兒的小話，妳最乖了。哥哥的爹娘不在身邊，妳代替妳爹爹多照顧他一些，不許欺負人。」女兒那小脾氣呀！為娘的最清楚了，被寵得受不得氣。

三歲看大，儘管孩子尚年幼，為人父母的楊雪心已經開始為女兒憂心，擔心她日後會刁蠻任性，路走得忐忑忐忑。

「不是哥哥。」梅雙櫻一臉認真。

「不是哥哥是什麼？」她好笑地捏捏女兒的小肉頰。

她鼓著腮幫子。「是大師兄，爹剛說過了，寶兒可聰明了，記得牢牢的，娘不能說錯。」

「是，是娘說錯了，是大師兄，以後他會在我們武館學武，你們要好好相處。」楊雪心慈愛的眼眸看向不足十歲的孩子，有些同情他的際遇，爹娘猶在卻似無。

「嗯！我罩他。」小小的丫頭說得豪氣干雲，幾乎可見他日如何的翻雲覆雨，肯定不安分。

聞言，梅承勇夫婦差點笑出聲，輕揉女兒頭頂，似喜似憂她的太懂事。「大師兄從很遠的地方來，一定很累了，妳先帶他去休息，再叫王嬸給他下碗麵吃，別餓著了。」

「娘，我也餓了。」梅雙櫻揉著肚皮，表示她沒吃飽，看人家吃什麼她也想吃，不落人後。

「妳也吃一些，不可貪嘴。」這孩子呀！小吃貨一個。

「好，我就吃一小碗。」她圓潤的小手指掐出一小縷。

楊雪心失笑。「嗯，去吧。」

看著女兒的身影像雀躍的小雀兒飛快消失在垂花門後，她揚高的笑意慢慢收起，目露憂色。

「勇哥，這樣好嗎？」她心裡怎麼七上八下的。

「放心，沒人知曉他在我們這裡，明兒個我就對外說新收了個徒弟，咱們武館男孩子多，不怕看出蹊蹺。」他是做了多方設想才決意收下，受人恩惠總不能不報。天高皇帝遠，離得遠了就省下不少麻煩。

「那邊真的容不下他？」那可是親爹哪！竟然這般狠心，若她家寶兒離開她視線一日，她恐怕吃不香、睡不著，寢食難安。

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身不由己，自從那一個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她哪容得了有人和她的孩子爭位，不一腳踩下去哪肯甘心。」最毒婦人心，漠生的存在便成了眼中釘、肉中刺，不拔不行。

「只見新人笑，未聞舊人哭……」她一陣唏噓。

「噓！噤聲。我不會這麼對妳的。」她是他心上的明月光，疼她都來不及又豈會負心。

威揚武館是楊雪心的祖父所創，一代一代的相傳下來，至今有七十餘年了。

楊雪心是獨生女，並無兄弟，所以其父有意將擔子交給女婿、義子兼徒弟——梅承勇，他把名下所有的一切過給了女兒當嫁妝，盼著他倆為兩老養老送終。

當初成親時便言明夫妻倆要有一子過繼楊家，承楊家香火，這才讓梅承勇慢慢地接下武館，開始收徒。

只可惜夫妻成婚七年才生下一女梅雙櫻，之後便再無消息。兩老和他們雖急，但也無可奈何，楊家的子嗣一向稀薄，因此也做好了讓梅雙櫻招贅的準備，以防萬一。

漠生的到來就像在提醒著他們一般，是呀，若再無男丁，也該施行長久以來的計

畫了，多挑幾個有備無患。

「誰曉得喔！哪天我人老珠黃，看你嫌不嫌棄。」女人最怕年華老去，一旦容貌不再，情濃終會轉薄。

「妳呦！想得太多了，我這顆心都被妳吊著，除了妳誰還看得進眼裡，這輩子唯妳而已。」他的確用情專一，幾十年的感情哪是他人能介入，但是……

凡事都有個但書。

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

「去，滿嘴的甜言蜜語，人還活著時當然濃情密意，哪天我不在了……」她的寶兒該如何是好。

梅承勇條地捂住她嘴巴。「胡說什麼，我們都會長命百歲，兒孫滿堂，滿頭白髮的含笑而終。」

「希望如此。」看著漠生那孩子，她不由得想著自己的女兒，心裡悄悄未雨綢繆地做起打算了。

「把心放寬，沒事的，我們會在一起長長久久。」梅承勇以為妻子為漠生的事擔憂，出聲安撫。

她笑了笑，看了一眼丈夫。「他以後還回得去嗎？堂堂貴公子流落我們這個偏遠小城……」

「只要那一位不失寵便回京無望，那個女人不就拿她才趕走漠生的親娘，佔了人家的位置。」權貴之家又如何，還不是在權勢下屈從，連妻子、孩子也保不住。

「唉，一個女人攪得一家子天翻地覆。」人家好好的父慈子孝、夫妻和睦，卻被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，想要喊冤都沒處去。

權高壓人。

「為難的是明威將軍，一人千辛萬苦潛入京裡，把性命飽受威脅的小外甥給帶出京。」他此舉猶如頭上頂著錘刀，不知何時會落下，一個小小四品將領拿什麼跟人鬥。

「也苦了他，為了他姊姊的孩子……」人在這世間豈有不遭遇苦難的，只能咬牙硬撐。

兩人相視一眼，只有苦笑。

但求孩子無恙，是父母之大幸。他們是這般想的。

不過另一頭的兩小無猜，又是怎樣呢？

「小小姐，別吃太多了，小心撐著。」哎呀！這孩子老不聽勸，一遇到好吃的便不管不顧了。

「王嬸，我肚子大，不怕。」拍拍肚子的小女娃吃得滿嘴油，呼嚕一聲吸起長長的麵條。

「不怕也不能硬撐，萬一撐破了小肚子，以後沒得吃了。」小小姐像老爺，脾氣硬。

王嬌的爹曾在武館學過武，早年嘉言關軍情緊急，他應召上了城頭就沒回來，王嬌和她娘便帶著撫恤金落戶天水城，以縫補、洗衣為生，母女倆勉強相依為命。但好景不常，王嬌的娘再嫁的丈夫是個賭鬼，一賭輸錢便對她倆拳打腳踢，罵兩人是喪門星、敗家的婆娘，最後還因欠下賭債將她們賣了，一個賣給關外人士，從此再無下文，一個送入花樓，打小學著伺候男人。

不過不肯輕賤自身的王嬌逃了，幸運的被當時威揚武館的館主買下，當了夫人身邊的丫頭，而後又為她婚配，嫁給一名在酒樓幹活的廚子，兩人開了間小飯館倒也樂。

只是王嬌那口子好酒，一次酒後口角和人大打出手，仗著幾分酒意不肯罷手，結果反被人打斷手腳。

好好的一個家就這麼完了，走投無路的王嬌只好回老東家求助，帶著殘廢夫和幼子重回武館當名廚娘。

梅雙櫻有些遲疑地摸摸有點漲的肚子，很不甘心地把沒吃完的湯麵推給身側的青衣少年。「大師兄，你吃。」

漠生看了麵，再看她一眼。「我吃不了那麼多。」

長途跋涉所累積的疲累，其實他的胃口並不好，幾個月來都只是勉為其難的吃了幾口，讓胃裡有點東西。

「多吃一點才會長高高，我娘說的。」她硬要人家把麵吃完，不許剩下，她可饑這碗麵了，只是吃太飽會肚子痛。

「我比你高。」漠生的心情不是很好，他還沒從家裡的變故中回過神，離家的難受憋得緊。

梅雙櫻一頓，不快的噘著小嘴。「我還小，等我長大了一定比你高，有這麼高……」她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又爬到吃飯的飯桌上，踮起腳尖往上一比，搖搖晃晃的身子叫人看得心驚。

「小小姐，別玩了，快下來吃麵，王嬌給你做水晶凍……」唉！多被小小姐嚇幾回，沒死也去掉半條命。

一聽到有水晶凍，她乖巧的爬下來坐好，「王嬌，我很乖，妳不可以跟我娘說喔！」

「好，小小姐，咱們不吃了，一會兒睡個覺，晚點再吃。」這個小祖宗呀！簡直來磨人的。

「嗯！」她點點頭，依依不捨的吞著口水，盯著吃了一半的雜菜澆頭麵，十分懊惱自己的小肚肚不夠大。

「小哥兒，你怎麼不吃，是不是王嬌煮的麵不合你口味？」王嬌不忘關心新來的小子，這小子雖又黑又瘦了點，但不失俊色。

板著臉的漠生抬起頭。「不是，我還不太餓。」

「不餓就喝點湯，暖暖身子。」看來食量不大，日後能省點口糧，這乾巴巴的身體還有得養。

幾日之後，王嬌才知道她錯了，新來的小哥兒胃口好得很，一餐能吃光三、四碗壓得很足的白米飯，桌上的菜肉沒得剩，全掃個精光。

但這些是後話了。

「大師兄，你是想你娘嗎？」梅雙櫻將心比心地問。

一提到娘，漠生的眼眶就紅了，淚珠兒一滴一滴的滑落。

他怎會不想他娘？好想好想，吃糠嚥菜也想跟她在一起，可是娘叫他走，走得越遠越好，永遠不要回頭。

「大師兄不哭，我把娘分你一半，我們都有娘疼好不好。」娘要是不在她身邊她也會想哭。

「……」一隻暖呼呼的小手爬上他的臉，胡亂地擦著他的淚，漠生迎向世上最黑亮的一雙眼兒，心中盈滿暖意。「好，妳娘就是我娘，我們一起孝順她。」

「好。」她咧開八顆小米牙。

看她天真無邪的笑了，漠生的嘴角也微微上揚，終此一生，他的心只為她牽動。

「快，用力、用力、再用力一點，只差一點了……」

事隔四年，已七歲的梅雙櫻終於要添個弟弟了。

面對後繼有人的喜悅，守在產房外的眾人卻面容愁苦，無一喜色，每個人都心急如焚的望向呻吟聲漸弱的屋裡。

原因無他，楊雪心早產了。

剛滿八個月的腹中兒急著見爹娘，俗話說七活八不活，這孩子尚未出生便遭遇人生一大劫。

大家都期待這一胎，巴望著楊雪心一舉得男讓梅、楊兩家有後，從楊雪心有孕以來，所有人都十分用心照顧她，唯恐略著了、碰著了，小心翼翼的伺候，連重物、針線都不許拿。

誰知今兒個才剛出房門透個氣，臘月冬日裡的，冷不防地一滑，沒踩穩的楊雪心便往後一摔，重重落地，緊接著就見紅了，動了胎氣，肚子一抽一抽的疼著。偏偏還不到日子，胎位有點不正，都生了一天一夜還生不下來，再憋下去，孩子生出來也是個傻的。

更甚者，胎死腹中，一屍兩命。

「夫人，妳撐著點，別暈死過去，孩子還得靠妳呢！參湯，快熬碗參湯來，孕婦撐不住……」穩婆在屋裡大喊，明明是大冷天她卻滿頭大汗，一手揉著孕婦的肚子。

「好，參湯馬上來。」

外面應和著，一碗備著的參湯很快地送進屋裡。

只是參湯喝了，產婦有了力氣，孩子還是卡在產道下不來，快把人急死了。

這時誰還想其他，只想母子平安。

「爹，咱們不要弟弟好不好，讓娘別生了。」白著一張臉的梅雙櫻，哭著捉住她爹的手。

紅著眼的梅承勇輕拍女兒手背，他心裡也急，坐立難安。「傻孩子，都生了一半

怎麼能不生，妳娘她……沒事，一會兒就生了，我們再等等、再等等……」

為什麼還不生，他的妻子，他的兒……

「爹，寶兒怕……」她不想沒有娘。

他也怕，可是……「不怕、不怕，有爹在。」

有了爹的安撫，她不安的心才稍微定了些，可是旁邊偏有不識趣的聲音引人憤怒——

「表哥，我看姊姊八成是不行了，你要及早做好準備，別給耽擱……」

「誰是妳姊姊，妳不過是借住我家的客人攀什麼親戚，我娘要是有個什麼萬一我拿妳填墳。」別以為她年紀小做不出來，誰敢動她娘，她就跟誰拚命，至死方休。

「哎喲！妳怎麼推人，表哥，你也不管管女兒，看她這性子多刁蠻，日後如何說親。」小賤種，敢推她，看她以後如何折磨她，只要那裡面的女人歿了，誰能攔她。

「這是我家的事，用不著妳管！妳哪裡來哪裡去，別死皮賴臉的住在我家不走。」哼！厚臉皮。

這死小孩，真想生生的掐死她，帶著一雙拖油瓶投靠梅家的花貞娘眼露惱色，她小心的藏好，怕人瞧見。

「寶兒，不可說這話，妳表姑也是無處可去才來投靠，妳不能對長輩無禮。」心亂如麻的梅承勇操心著屋內的妻子，雖然他對表妹的話亦有不悅，但更不願意女兒傳出不好的名聲。

「寄人籬下就要有寄人籬下的樣子，不要一直不要臉地往我爹身邊靠，若非妳時不時的給我爹送這送那的，我爹和我娘怎麼會因為妳而生口角，妳是害人精、剋夫鬼……」她一定要把她趕出去，絕不讓她繼續留下。

梅雙櫻的話說得一點也不客氣，絲毫不像才七歲的孩子，白嫩的臉上有一絲怨恨。莫怪她心有怨懟，她娘昨天會心氣不順，想出門透透氣也是因為這位不當自個兒是客的表姑，母女倆都吃過她的虧。

梅承勇早年出生在貧困農家，他親生爹娘生有七子兩女，實在養不起便決定賣幾個好保住其他人。

身為老五的梅承勇話不多又偏吃得多，嘴不甜不會哄人，沒二話自是其中一人。好在他二舅來得及時，扛了兩袋米又留下五兩銀子，他們一家才度過那年旱情，又開墾了三畝荒地才得以維生。

後來楊姥爺路過他們村子，覺得梅承勇是學武的好苗子，便給了他爹娘十兩銀子斷了親恩，認作義子帶回武館。

從此本名梅五狗的他改名承勇，意思是承楊家的教養之恩和武勇。梅承勇走出那村子後就再也沒回去過，多年來祭拜的祖先牌位亦是楊家先祖，徹底與梅家分割開來。

但是他從未忘卻二舅當年施米捨財的恩惠，仍與娘舅家有往來，花貞娘便是他二舅之女。

一日他經過牛頭村，見到喪夫一年的表妹被夫家趕出門，連同她一雙兒女也不

要，想起二舅家這些年也過得不甚如意，心生不忍的他便想著先帶他們回武館安頓再說。

梅承勇的用意是好的，想讓娘兒仨有個落腳處免於三餐不濟，無處棲身，事後看要再嫁或謀個生計養活自己和兒女都行，至少在他的看顧下衣食無虞，別人看在他的面子上也多有通融。

誰知花貞娘住下就不走了，明趕暗逐也不挪窩，還不時暗示已有身孕的表嫂要賢惠些，她大腹便便伺候不了人就趕緊尋個良家子給表哥當屋裡人，一口一個姊姊的毛遂自薦，娥皇、女英的「美事」也常掛在嘴上。

為了這事，楊雪心動了好幾回胎氣，安胎藥一帖一帖的服用，她要丈夫將人挪出去，避免瓜田李下之嫌，可梅承勇總是一臉為難的說再等等，兩夫妻因此黑了臉，好幾日說不上一句話是常事。

此時花貞娘卻趁虛而入，時不時燉個補湯、熬鍋降火的綠豆湯什麼的獻殷勤，夫死一年便穿紅戴綠，抹上胭脂點唇紅，當人家沒老婆似地左跟右隨，有時還以梅家人自居，擅自收人學武的束脩中飽私囊。

因為念著二舅的緣故，梅承勇能忍則忍，反正沒多少銀子就當讓表妹存點私房，日後有個出路。

但他能忍，楊雪心母女不能忍，她們等著這一胎生完後便將這幾尊大佛掃地出門，白眼狼是養不熟的。

「寶兒……」這孩子真被他們寵壞了，講話沒分寸，口無遮攔，得找個女夫子教教。

「我說錯了嗎？還是爹認為她做的都是對的，光天化日下對你蹭來又蹭去，不知廉恥的當著弟子的面為你整理衣衫，還拉你的手說她少了一根銀簪子，正好娘的首飾匣子裡有一根蝴蝶簪，她拿了也無所謂……」她們要退讓到什麼程度才到頭？

「我、我拿回來了……」梅承勇無言以對，表妹的種種行徑的確過了些，他也制止過，只是她一提二舅他便沒轍，二舅對他的好他無以回報，只能一再縱容表妹。

「那就沒事了嗎？她的得寸進尺是誰縱容的？」爹想兩邊都顧全，可又太優柔寡斷，拿不定主意。

「這……」他有他的難處，為何妻女不肯體諒？他們才是一家人，本該同舟共濟。

「我不活了，不要活了！一桶汗水往我身上潑，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，不如去死！表侄女今日這番話是要逼我去死，表哥你若不給我交代，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……」花貞娘藉機尋死覓活，一聲高過一聲，存心讓屋裡生孩子的婦人氣到斷氣，也逼梅承勇負起毀損她名譽的責任。

她要的是武館夫人的位置。

「表妹妳……」慢著嘍，嘍得人腦門發抽。

「不想活就去死，上吊、服毒、撞牆都由妳，誰敢攔就滾出威揚武館，吃我們的、喝我們的、住我們的，還敢撬我娘的牆角，妳死呀！妳一死我一定善待妳的兒女，否則……」別人給她多少，她還以十倍、百倍、千倍。

「妳……」看到梅雙櫻小小的身子裡發出的憤怒，頭一回感到害怕的花貞娘心口抽緊。

不過是個孩子而已，怎麼會有虎狼般的眼神。

「寶兒，別生氣，師娘一定會吉人天相的，妳不要在這裡和她鬧，反而讓裡面的師娘不安心。」關心則亂，她太急躁了，像隻受傷的小獸見人就咬。

「大師兄，娘她……」她說著說著就紅了眼眶，豆大的淚珠兒撲簌簌的往下掉。看著委屈極了的小師妹，心中不捨的漠生有些怨怪師父不懂輕重，分不清外人、自己人。「師娘是好人，不會有事，有咱們這麼可愛的寶兒在，她捨不得走太遠。」此時十二歲的他已有十五、六歲少年的體型，長得高又俊秀，進入變聲期，原本清揚的嗓音有點沉。

「真的嗎？」她淚眼婆娑。

「真的，妳要相信師娘。」他也很怕師娘不在了，在武館這幾年，他已經把師娘當他親娘了。

話剛說完，屋內傳來微弱的嬰兒啼哭聲，斷斷續續的宛如貓崽的叫聲，眾人同時一喜，鬆了一口氣。

「生了、生了，終於生了……」

「生了就好、生了就好，老天保佑……」

「是男是女，快抱出來瞅瞅。」

一聽到孩子生了，自知沒戲的花貞娘氣得掉頭就走，暗道可惜，居然沒母子俱亡，枉費她一番擺弄。

但是她走了之後，穩婆又驚喊，「不好，是血崩，快止血……」

大夫是早早就找來了，這時候也顧不得男女有別，仁善堂李大大夫拎著藥箱入內，一盆一盆鮮紅刺眼的血水被端出，一個人能流多少血無人可知，但是誰都知曉即使救活了，壽命怕也不長了，損害的身體終是無法恢復。

果不其然。

在搶救了三天三夜後，死裡逃生的楊雪心從此纏綿病榻，再也起不了身。她虛弱得無法哺育親兒，連多抱一會都氣竭，撐了一年終究油盡燈枯，瘦得只剩下皮包骨。

「娘……」看到今日娘的氣色紅潤，宛如大病初癒似的，梅雙櫻心下一驚，有著不祥的預感。

娘的目光太清亮了，反而不正常，隱隱感覺不對勁。

「噓！娘沒什麼力氣，聽娘把話說完，娘在床頭下的暗櫃裡，放了田契、房契、地契和這些年收入的銀票，房契、田契娘已讓人改了妳的名字，妳爹並不知情，全都是給妳的……」他們楊家的財產絕不便宜別人，她撐著這些時日就是為了她的兒女。

「那弟弟他……」一兩銀子也不給嗎？

「妳護得住家財才有妳弟弟的一份，娘相信妳會照顧好峯哥兒，娘只有妳了……」到終來，丈夫卻是最無法依靠的一個。這一年來她實在太失望了，太重情義的丈

夫只想還恩，卻忘了真正對他恩重如山的是楊家人。

楊雪心生的是兒子，但因早產的緣故生得弱小，快足歲的孩子看來才七、八個月，才剛學會爬。

「娘，我會把弟弟放在第一位，不會有人能欺到我們頭上。」她爹收了多名弟子，誰敢招惹她就叫他們開扁。

「嗯！凶悍點好，人善人欺，人惡人怕，有後娘就有後爹，娘不信妳爹始終如一，他太重情了。」親情、友情也是情，一旦陷入就被困住了。「所以娘放心不下，先為妳尋一門親事，漠生，你過來。」

「師娘。」漠生眼中閃著淚光。

「漠生，師娘這幾年對你可好？」這孩子的心性不錯，果敢又堅毅、為人剛正，比起他師父好上太多。

「有如親生。」老天無眼，讓他兩個娘都遭受不公。

「師娘把寶兒交託給你可行？」她問。

漠生目光一正。「好。」

「你知道師娘的意思嗎？」她又問了一遍。

「知道，從今日起寶兒就是我未婚妻子。」就此一生，不離不散，絕不相負。楊雪心欣慰地笑了，眼神漸漸渙散，「……在東廂房外第三棵老樹下……我祖父埋了三十罈女兒紅，缺錢的時候挖出來，相當值錢，還有地窖裡裝醃菜的罈子底下，我用油布包著十來錠白銀，記得去取……」

第二章 女兒當家

「我不同意。」

楊雪心死後不到一年，梅雙櫻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。

不夠堅定的梅承勇做不出落井下石的事，在花貞娘哭喊吵鬧的情況下還是沒能將人趕走，反而讓他們死皮賴臉地佔了個院子，從此過起茶來伸手、飯來張口的富養日子。

但是她還不知足，趁著一日送湯水的時候在湯裡下藥，一時把持不住的梅承勇中了招，與她在書房裡春風一度。

事後梅承勇悔意甚重，自覺有負亡妻，便想在外面買一座宅子安置花貞娘三人，算是對她的補償。

可花貞娘豈會放過這頭肥羊，她又哭又鬧的吵著要梅承勇明媒正娶、三媒六聘大紅花轎將她抬進門，最少十二抬的聘禮，讓她風風光光進威揚武館，否則她就吊死在武館門口，讓天水城百姓不敢再送自家兒郎來習武。

被鬧得快名譽掃地的梅承勇只好硬著頭皮應允，面上發紅的向女兒提起這件見不得人的事，也順便從帳房取銀兩。

但他得到的只有四個字。

「妳憑什麼不同意，我都是妳爹的人了，他敢不負責任！」婚事被阻，花貞娘第一個跳出來大吼。

「憑我是當家人。」已經九歲的梅雙櫻輕撥一下桌上的算盤，有點肉的粉頰看得

出她日後的風華絕代。

「誰說妳是當家人了，當家的是妳爹，妳小小年紀就想掌權未免太不自量力。」日後會是她的，一旦她成為武館夫人，所有人都得看她臉色行事。

花貞娘想著往後的無限風光，一出門多少人喊她師娘、阿諛奉承，給她送銀送金的人肯定不少，她只需揚揚手就有揮霍不盡的富貴。

「妳才是不自量力、異想天開，我爹沒告訴妳威揚武館是我娘的嫁妝嗎？包括兩間鋪子、城外五十畝水田、兩座大莊子，全是我娘的。我爹若想娶妳為妻就得淨身出戶，別想得一文錢。」用她娘的銀子養女人？休想。

「妳說什麼，妳娘的嫁妝？」那她在忙活什麼，步步用心籌謀卻換來一場空？不，這不是她要的，都走到最後一步了怎能輕言收手，何況她把身子都給了人，還能撇開手？

「寶兒，妳娘什麼時候把她的嫁妝給了妳，怎麼爹毫不知情。」在這方面，梅承勇倒是不在意，他本來就打算傳給女兒、女婿，只是如今多了個稚兒。

「在你和這個沒臉沒皮的人拉拉扯扯時，我娘說爹這輩子是守成的分，沒多大的出息，沒娘幫他管著銀子，家產遲早被爹的俠肝義膽給揮霍完。所以娘要我當家，至少我沒爹那般敗家。」她管著大權，想從她手中挖銀子比登天還難。

聞言，梅承勇面上一訕，對妻子、女兒的愧疚更深了。

他也想擺脫狗皮膏藥般的表妹，可是他每每尚未板起臉前，她已經先淚眼汪汪的說起年幼時的艱難，二舅為了救濟梅家苦了自家孩子，省吃儉用才湊出幾袋口糧。這一聽，他還能說出什麼狠話？那些恩情，一輩子也還不完。

「堂堂武館館主難道一兩銀子也沒有？妳爹傻，相信妳的胡話，我可是半點也不信，該妳爹的全部拿出來，休想藏私，我才是他日後的妻子。」不甘心全盤落空的花貞娘陰著臉力爭，不挖個幾千兩銀子出來絕不罷休。

聽到她自稱是爹的妻室，氣鼓鼓的梅雙櫻正想翻臉，用她剛學會的落櫻三十六鞭法抽這個不要臉的女人。脾性大的她可受不得氣，可大師兄要她稍安勿躁的眼神一使，她也只有忍了。

畢竟這時候的她才九歲，還學不會控制脾氣，一發作起來天崩地裂，連她爹都怕，退卻三步。

「哼！我爹不用養家活口嗎？他賺的銀子要養我娘和我，後來多一個峯哥兒，妳看我們天天錦衣玉食不用花銀子呀！我娘每年打的金釵、銀簪就要好幾百兩，更別提她生完峯哥兒後每日都要參湯吊命，喏！這算盤借妳撥幾下，自個兒算算一共花了多少銀子，不欠債我都該慶幸了。」她一筆一筆的算，算得一清二楚。花貞娘越聽臉越黑，陰得像梅雨天，陰鬱沉沉、沒法放晴，上百年的人參有多貴她不曉得嗎？楊雪心生前前後後用了六、七根，少說兩、三千兩吧！那些全是她的銀子。

不過花貞娘不知道的是，楊雪心所用的人參全是天水城居民送的，不花半文錢，梅承勇在地方上的名聲甚佳，救助了不少窮困百姓，又義務教導民防團習武，因此名義上的徒弟不少，個個都願意盡一分心力。

再者，威揚武館在天水城立館多年，一代一代的人情累積下來，還不值一根人參嗎？楊家人脈廣得很。

可惜楊姥爺兩老早走了一步，梅雙櫻五歲那年，楊姥爺輾轉得知年少去從軍卻音訊全無的二弟下落，兄弟倆有三十多年未見了，他急著去找人，把武館丟給大弟子梅承勇。

誰知途中遇到山洪爆發，兩老和三個護送的徒弟葬身大水中，兩個被救起的徒弟趕忙回轉告知，威揚武館出動三百多人沿岸打撈，花了一個多月才找到發漲變形的屍體。

姥姥、姥爺的陳屍地相隔不到一里，兩人生前感情甚篤，死後也不願意分隔太遠，先後差半個時辰尋獲，天水城一半百姓戴孝七日，等頭七過後才除孝，以示對耆老的緬懷。

「他……他不可能身無分文，最少日後的束脩應該交到他手上。」花貞娘退而求其次，謀劃梅承勇以後賺的銀子。

梅雙櫻氣呼呼的瞪眼，在大師兄的安撫下勉強忍住一肚子氣，「妳要算就來算個清楚，我娘的嫁妝鋪子光是一小間月租金就是三十兩，一年三百六十兩，如果我爹要繼續開武館，看在自己人分上，一個月算妳五十兩，一次付一年，一次付清。」梅承勇和漢生一聽，在心裡樂了，女兒（小師妹）真厲害，半點便宜也不讓人佔。

「他是妳親爹，妳連他的銀子也要賺！」花貞娘氣得臉都變色，難以置信連開武館都要付租金。

「親兄弟明算帳，何況我是要嫁出門的女兒，我不多為自己攢點嫁妝，妳要補貼給我嗎？」她用蔑視的眼神睨了花貞娘一眼。

噗地，梅承勇不小心笑出聲，女兒脾氣雖然不好，可那聰明勁像她娘，都是個人精。

「表哥，你還笑得出來！你女兒這般算計你，你為人父親的尊嚴在哪裡。她在吸你的血你知不知道，居然還樂在其中。」

他清咳了數聲。「寶兒也沒說錯，那是她娘留給她的，她想怎麼做就怎麼做，誰也管不著。」

她們母女倆都是聰慧的，就他一個笨人，連個表妹也約束不住，最後還把自己賠進去。

「峯哥兒也是嫁妝之一，娘說的。」唯恐天下不亂的梅雙櫻又添一句，足有畫龍點睛之妙。

「不成、不成，我還等著他給我捧盆送終呢！你們都走了，誰處理我的身後事？」梅承勇好不容易得了個兒子，豈能不留在身邊，誰來說情都不行，他也想老死後有人祭拜。

「她喏！她不是尋死覓活地非要嫁給你。」梅雙櫻胖胖的手指指向兩眼冒火的花貞娘，無利可圖的事她都想打退堂鼓了，太不划算。

「指望她我不如時候到了自個兒挖坑立碑，早早穿好壽衣往棺材裡一躺。」等死了事。

「表哥，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，為什麼不能指望我，也許我肚子裡就有你的種，你要幾個孩子我都給你生。」她就不信生不出來，她一兒一女不都養得這麼大了。

「不可能。」沒等梅承勇開口，梅雙櫻斬釘截鐵的下斷言。

「小姑娘別管太多大人的事，我和妳爹之間不是妳能插手的，等妳長大了再說。」花貞娘一臉曖昧的掩唇笑，一副她有本錢張狂的樣子，區區一個小丫頭玩得過她嗎？

很想咬她一口的梅雙櫻哼了一聲。「我娘臨死前跟我說了一個很大的祕密，和妳有關。」

「和我有關？」什麼祕密？

「想聽嗎？」她吊人胃口。

廢話，自然想聽。「妳想說就說，不想說不勉強。」

其實她心裡在意得要命，想知道究竟是什麼事，但表面上跌得二五八萬，想讓人求她。

「那我就不說了，省得鬧心。」梅雙櫻偏不從，誰讓她堵心她就讓誰難受。

「梅雙櫻——」不得順心的花貞娘怒極一喊。

「叫魂呀！膽兒都被妳喊破了。」秋後的螞蚱罷了，還能蹦幾蹦，很快的連腿都沒了。

「不怕、不怕，順順毛。」漠生搶了師父一步，在小師妹頭頂輕拍，又順著她柔細髮絲往下輕撫。

他被記恨了。

「大師兄，別把我頭髮弄亂了，我最討厭梳頭。」每次都會扯斷幾根頭髮，痛死了。

「不亂、不亂，大師兄幫妳梳。」她的髮又黑又亮，像是月光下灑落的雲瀑，帶著月的光輝。

「漠生，她爹還在。」這小子眼中還有沒有師父的存在，師恩深似海，斗金難償還，切記、切記。

漠生面色淡如煙。「小師妹此時正對著你，師父還是少來湊熱鬧，免得對上加對。」會不會說話、會不會說話呀！好歹講點人話，他幾時虧待了他，居然徒弟反咬師父一口。

「你們不要合起來糊弄我，今天不把話說清楚，明天我就把武館上下鬧得雞犬不寧。」她別的本事沒有，一哭二鬧三上吊是拿手絕活，她不怕丟臉，就怕沒銀子花用。

「鬧？一棍子敲暈。」她不像她爹，三、兩句話就被人拿捏住。

「不可能是什麼意思，妳藏著掖著糊弄誰。」除了下藥一事，她沒做什麼讓人說嘴的事。

花貞娘暗暗心虛了一下，她偷偷灑水凝成冰害楊雪心滑倒早產，這件事她死也不會說出口。

「妳真要聽，對妳而言不是好事。」對她們姊弟來說卻是再好不過，娘最疼的還

是他們。

想到沒法陪他們長大的娘親，梅雙櫻心口還有微酸的痛楚，她是沒娘的孩子了，少一個人疼她。

「說——」花貞娘拍桌子叫囂。

「是妳想聽的，怨不得人，我娘早料到妳會對我爹下手，但是千日防賊還是挺累心的，不如一勞永逸。」花貞娘的野心眾所皆知，唯有她爹顧念舊情，老認為她是孩提時的小表妹。

「她……她做了什麼？」花貞娘忽然不想聽，莫名地感到一陣恐慌，事前做了家產轉移的楊雪心絕對不是蠢人，她不會做毫無意義的事。

「也沒什麼，我娘說她讓人在妳的茶水中連續放了一個月的絕子散，徹底絕了妳生子的機會，以免妳有了親生子後又想盡辦法對付我們姊弟，將我們趕盡殺絕。」這樣就不會有人和她的孩子爭產，楊、梅兩家的私產盡歸她手。

「什麼！」花貞娘身子一晃，驚到快站不住。

沒有孩子，沒有孩子……楊雪心居然這麼狠。

雖然她有自己的一女一兒，可終究不是姓梅的骨肉，沒有血脈相連又能親到哪去，她想從中分一杯羹也名不正言不順，理虧得很，楊雪心下手太重了，重到她承受不起。

「順便跟妳談談租金的問題，如今威揚武館的房契、地契都在我手中，換成我的名字，我爹就算了，自己人，當報生養之恩，可我和妳並無太多牽連，妳住在我的武館內白吃白喝，也該算算帳了。」她把算盤往回抽，趴在算盤上一筆一筆的撥算盤珠子。

「我是妳爹的人——」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欺人太甚，等她做了她繼母後，看她怎麼整治繼女。

「那叫我爹付帳呀！跟我有什麼關係，又不是我剝光了妳的衣物。」果然臉皮厚的人沒廉恥，幹出那種見不得人的醜事也敢大聲嚷嚷，換成旁人早羞愧得足不出戶。

「別呀！爹沒錢。」趕緊哭窮的梅承勇不強出頭，在女兒和對他下春藥的女人之間，當然是女兒重要。

「表哥……」他想棄她不顧嗎？

花貞娘泫然欲泣，故作楚楚可憐樣。

「聽到沒，我爹沒錢，以前算我爹還他二舅的恩情，從此互不虧欠，這筆錢我就不算了。不過從今日起，住在武館內就要算租金，任何吃的、用的自理，武館不再供應，提醒妳一點，館裡的傭僕都是我養的，我付的月銀，妳無從使喚，洗衣、燒飯這種小事自己動手……」

「妳……」生女肖母，母女倆都是狠人。

絕了她的生路，斷了她唯一的機會，不下了崽的女人還有人要嗎？誰甘願撫養別人的孩子。

「還有，我絕不會同意我爹娶妳為妻，我只有一個娘，沒人能佔了她的位置，妳

要鬧儘管去鬧，我不怕見死人，要是妳死不了我還能助妳一臂之力，完成妳的願望。」她想死嗎？也就嘴上說說，惜命的人不可能真的去死。

何況她有兒有女，決計放不下。

「表哥，你就任你女兒胡作非為嗎？她十歲不到能當什麼家。」花貞娘一臉可憐兮兮，想勾起表哥的憐憫。

看著眼中帶淚的表妹，梅承勇有種全身乏力的感覺，「我家一向是女子為主，以前是她姥姥，而後是她娘，現今兩人都不在了，寶兒雖小卻也挺得起來，妳沒瞧見她師兄、師弟都怕她。」

他家寶兒是真正的寶，是他骨子裡抽出來的一塊血肉，他寵她、愛她、疼她，不因麟兒的出生而少上一分。

「你瘋了嗎？讓一個小姑娘當家！」姓梅的全是瘋子，瘋得叫人咬牙切齒，老的蠢、小的犖。

梅承勇撫著女兒的頭，卻不意外被她白眼撥開。「反正她折騰的是她的嫁妝，我堂堂男兒豈能靠妻子的嫁妝養活。」

「哼！馬後炮。」梅雙櫻嗤哼了一聲，朝她爹扮鬼臉，一點也沒姑娘樣，倒像頑劣小子，全是她爹和大師兄寵出來的。

「寶兒呀！爹已經夠慘了。」不用再落井下石。

他哪曉得昔日乖巧、聽話的小表妹竟然在他的湯水下藥，還在他推開她時又纏上來，寬衣解帶直搗黃龍，讓兩年不曾親近女人的身體慾火狂燃，一下子就撲上去。事後他也非常後悔，但後悔無濟於事，事已發生，說再多也無用，再羞愧也要去面對，誠如女兒所言，是他的縱容才縱得表妹恬不知恥，要是不事事包容，今日也不會有叫人苦笑連連的荒唐事。

「自作孽不可活。」誰叫他對不起娘。

「寶兒……」他的寶兒最心善了，口毒心軟。

「算了、算了，最多允你納她為妾，但是你自己的妾自己養，別想我掏出一文錢。她生的兒女不姓梅，不注入籍，她養得起就養，養不起就送人。你賺的銀子是要留給我和峯哥兒的，不許分給外姓人。」她就是吃獨食，不讓人嘴邊奪食。

「好、好、好，爹都依妳……」一遇到尚似妻子的女兒，梅承勇就像沒原則的老好人，什麼都好。

「你……你們，太欺負人了！我花貞娘就只能為妾？」和她想要的差距太多，她無法接受。

「妳也可以不要，最多是我爹白睡了一回……」她爹也很委屈好不好，這女人還沒她娘的一半好看。

「寶兒……」

「小師妹——」

一老一少兩道聲音同時在她頭頂響起，意喻分明，有些話不該由她這小姑娘說出口，婦德、婦言、婦功……

「哎呀！你們別煩我，做都做了還不許人說，她下藥的時候有想到爹的心情嗎？」

說不定還沾沾自喜這麼好得手，可是就算所有人都忘了，我也不會忘了讓我娘滑倒早產的那一片冰，妳敢說沒有妳的手筆？」那時她還小沒能想透，可是多長了歲數後，以前弄不清楚的地方心裡都明鏡兒似的。

這事大家都不敢撕掉那層窗戶紙，心知肚明卻寧可爛在肚子裡，粉飾太平。

「妳……妳在胡說什麼！別指鹿為馬硬在我頭上栽罪名，為妾的事我再想一想，你們別想用開我。」花貞娘眼神飄忽的落荒而逃，沒敢再停留。

當花貞娘一走，一聲嘆息幽幽而起。

「都是爹的錯。」悔之已晚。

「本來就是你的錯，要不然娘也不會死。」壞爹！

梅雙櫻轉身進了內室。

「寶兒……」他的乖寶呀！哭了。

「師父，我會守著小師妹的，不會讓她有事。」師娘那麼好的人，他也捨不得，除了娘之外，師娘是待他最好的人。

「嗯，好好跟她說，不要太倔了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人和人相處不能只憑衝動行事，給人留後路也是結善緣。」如果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，日後她有事誰肯伸出援手。

妻子的早逝是她心中不能碰的痛，他知道這一生將成為印痕烙在心上，可他能殺了表妹為她償命嗎？

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，做錯了就要自己承擔。

「好的，師父，我會勸她。」勸不勸得動是另一回事，他不打包票，畢竟自己的老婆自己疼。

信守承諾的漢生沒忘了兩人的婚約，他等著那一天的到來。

「好，我走了。」女兒這脾性跟她娘一模一樣，一生起氣來便不理不睬，誰來說情都沒用。

女兒寶的梅承勇搖著頭走開，不發一語。

父親一走，梅雙櫻又出了內室，眼眶紅紅的，像受了極大委屈。

「大師兄，你也覺得我太狠了嗎？」一想到娘永埋地底，她都認為自己太不孝，下手輕了。

「不會。別想太多，要不要出去玩會兒，城西張大戶的胖兒子肉多，耐揍。」正好讓她出出氣。

「玩？」她雙眼一亮。

「逮到妳了。」

剛一踏出武館，一道水綠色影子忽地撲過來，從五歲開始學武的梅雙櫻差點一腳踹出去。

「林芷娘，人嚇人會嚇死人，妳知不知道妳差一點成為我腳下亡魂。」嚇到她了，她不想成為踹死好友的凶手。

「呔！妳誇張的語氣怎麼還改不了，就妳那雙麻雀腳能有多大的力氣，就我這藥箱也踹不破，啊！大師兄好，忘了還有你。」太急著逮這隻烏鰂了，沒注意左右。秤不離砣，砣不離秤，形影不離，這對師兄妹的感情也太好了，叫人看了既羨慕又嫉妒。

哪像她和她二哥，爆竹似的，一見面就能吵上兩句。

「什麼叫忘了還有你，那是我大師兄不是妳大師兄，妳少亂認親戚。」大師兄是她的，只疼她一人，誰也別來撿殘羹剩餚。

看到兩人逗嘴的模樣，走在小師妹身後的漠生在心裡會心一笑，她們就像兩隻長牙的狗崽，喜歡互咬。

「妳師兄就是我師兄，差不多，妳這人就是小氣、愛計較，學學我的氣度，宰相肚裡能撐船。」說著大話的綠衫小姑娘和梅雙櫻同歲，但個頭比她小了一些，看來約七歲左右。

「說我小氣，有事別找我。」一說完，梅雙櫻掉頭就要走，不理會小同伴的聒噪，她忙得很。

「別別別，咱們是什麼交情，有我就有妳，妳不能丟下我不管。」林芷娘當下不怕丟臉的抱住她的腰。

所謂物以類聚，梅雙櫻是眾所皆知的爆脾氣，打遍天水城的孩子圈無敵手，一群橫行霸道的小霸王一見到她就趕緊繞路走，就怕和她撞上會被打得鼻青臉腫。大家怕的不只是她，還有她影子似的大師兄。要是她遇上誰帶打手又打不過的時候，這位大師兄便會出手，把想找他小師妹報仇的人全打趴了，看誰還敢動歪念頭。

兩人的能打是出名的，在孩子圈中人稱「天雷二煞」。

一個是天都怕的鬼見愁，一個是見人就打雷的女羅刹。

而家中開醫館的林芷娘便是個小無賴，一看到順眼的就纏住不放，非要和人家當朋友不可，物盡其用佔盡好處。

「仁善堂」便是她家的。她自幼熱愛醫術，一有醫書絕不放過，廢寢忘食的習醫想當一代名醫。

她們還有一位好友叫于香檀，那也是個怪人，家裡開了一間胭脂坊，她對香味特別敏銳，輕輕一嗅便知是何味，但是鮮少出門，最討厭人多的地方，和兩位老往外跑的姊妹淘正好相反，文靜得近乎孤僻。

「大師兄，把她給我扯開，我又不是她祖宗，光天化日之下抱成一團成何體統。」鼓著腮幫子的梅雙櫻氣呼呼的裝大，可肉肉的小臉仍給人天真無邪的感覺，活似觀音菩薩座前的小玉女。

「林家妹妹，鬆手，我家小師妹不耐煩與人摟摟抱抱。」漠生面無表情地看著兩人拉扯，用著冷到極點的神情施以威壓。雖然他不到十五歲，卻已有成年男子的身長，得仰望著才能與他對視。

對兩個尚未發育，還在小豆芽階段的小姑娘而言，他像山一樣的存在，既危險又能庇護她們。

「不鬆手、不鬆手，大師兄不能厚此薄彼，我找寶兒找好久了，她一直好忙。」也不知道在忙什麼，跟她爺爺一樣神龍見首不見尾，每回她上武館找人都被趕，好生氣。

「不要叫我寶兒，我長大了，要改口雙櫻或梅小姐。」半大不小的孩子老愛裝大人，總覺得自己不小了。

寶兒是乳名，打小喊到大，天水城百姓都忘了她本名叫梅雙櫻，還當她娃兒似的寶兒、寶兒喊個不停。

可沒娘的孩子早當家，在接手娘親的嫁妝後，昔日無憂無慮的小丫頭也漸漸染上世俗之氣，她不僅要管著武館，還要照顧剛學會走路的弟弟，又當娘又當姊姊的，心態上或多或少有所改變。

她也知道乳名是在家裡喊的，一出了家門便不合宜，隨著年齡增長，有些事若是不變會成為笑話。

「誰跟妳梅小姐，妳還叫我林姑娘不成，寶兒、好寶兒，看在咱們青梅竹馬的情分上，妳不能拋棄我，我是妳今生的背後瘤，有我有妳。」樹纏藤、藤纏樹，纏死她。

「大師兄。」噁不噁心，什麼背後瘤，這人中了禁毒不成。

一聲大師兄，漠生條地出手往林芷娘頸後穴位一按，她頓時全身僵硬、雙手發麻，不自覺把手放開。

「不帶這麼玩的，梅寶兒，妳是不是朋友，別以為會武很厲害，等我學會我爺爺的醫術，我拿九針透穴對付妳。」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她一定要盡快學成，煉製叫人欲生欲死的藥，看誰還敢對她動手動腳。

林芷娘是個藥痴，是林家小輩中習醫天分最高的一個，頗受家中長輩青睞，有意培養她，但是因為女兒身的緣故，對她的培植也是有限，畢竟姑娘家長大終究要嫁人，女子行醫者少之又少，因此在藥材的來源上不那麼豐足，太多的資源先給了同輩的男丁，到她手中的少得可憐。

好在她祖父疼她，常常給她開小灶，醫書上的提供和醫術上的指點不亞於同宗兄弟，認草藥、背方子倒是有模有樣，最近熱衷於把脈、針灸，不少人受到她的「毒手」。

「是呀！我很怕，妳敢用針扎我，我掐死妳。」梅雙櫻做出掐人的樣子，齜牙咧嘴好不凶惡。

「好啦！好啦！我不扎妳，妳也不許掐我，大不了以後妳生病來看診，我不收妳診金。」夠意思吧！她家是仁善堂可不是善堂，這條件很是優厚了。

「臭芷娘，妳詛咒我呀！」梅雙櫻小拳頭一握，在林芷娘鼻頭前揮呀揮，威脅意味濃厚。

林芷娘細脖子往上一仰，理直氣壯。「人吃五穀雜糧哪有不生病的道理，頭疼腦熱總會有吧，尤其是妳練棍又練鞭的，刀來劍去，妳怎麼知道自己不會受傷？病了、傷了總要大夫，本神醫肯出手是妳的福氣，當惜福。」

誰也沒料到此時小豆丁似的小丫頭，在若干年後真成了她口中的一代神醫，除了

起死人、肉白骨無法醫外，天地間的疑難雜症她都能藥到病除，一手金針使得出神入化。

「我有大師兄。」梅雙櫻洋洋得意。

漠生被當成了萬靈丹，看著小師妹自傲不已的小臉，他心底一塊柔軟崩了一角，對她的喜愛又添了一分。

「萬一有一天他不在妳身邊呢？」林芷娘沒多想的脫口而出，她覺得人總要吃飯、睡覺、洗漱，不可能無時無刻黏在一起，肯定有一人走東，一人走西的時候。但是她的話一出，梅雙櫻和漠生同時變臉，他們互視一眼，師兄、師妹的感情在不知何時間起了變化，更因這句話而起了漣漪。

「放心，大師兄不會離開妳，妳趕我都不走。」知道她的不安，漠生面色柔和的輕撫她頭頂。

母親的離世讓梅雙櫻對身邊人更為依賴，她心頭因林芷娘那句話悄悄蒙上陰影。

「我才不會趕大師兄，你是我的，你要陪我到很老很老，老得我都走不動了，你就揹我。」

「好，我揹妳。」他說得彷彿這是最樂意的事，兩人一起變老，揹她走到最後。

「嗯！大師兄最好了。」她展顏一笑，彷彿春天的花兒都飄進她眼睛裡，明亮而溫暖。

他勾唇，往上一提，心裡滿滿的寵溺。

「夠了、夠了，別在我面前展現你們的師兄妹情深了，我敗了成不成，欺負我沒有對我百依百順的哥哥呀！只有白眼鬥雞似的壞兄長。」大哥冷漠、不苟言笑，看重醫書更甚於妹妹，為了一本書有可能賣掉她；二哥跳脫、心性不定，一見她就跟她吵，不喜醫，一看到藥草就跑。

「妳才莫名其妙，找我做什麼，有話直說，不要再拐彎抹角，我腦子沒那麼多條筋，轉不過來。」她討厭勸導，娘說慧極必傷，因此能用拳頭解決的事她何必傷神費心，多少人因絞盡腦汁而早生華髮。

「梅寶兒，我們是不是好朋友？」林芷娘又想靠近，耍無賴的與梅雙櫻勾肩搭背，偏一堵冷面肉牆擋在前頭，叫她小有鬱氣。

大師兄威武，大師兄英明，大師兄是殺人奪寶，毀屍滅跡的必備良器，能護體強身。

「是又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，揹黑鍋的事少找我，妳爹明裡暗裡叮囑我少帶壞妳。」明明林芷娘天生長歪，林家老爹非要怪罪鄰里帶壞女兒，她蒙受的不白之冤向誰討。

「哎呀！我爹那是老頑固了，不用理他，還沒我爺爺開明。我是想，妳閒著也是閒著，不如陪我上一趟彌陀山，我們一路遊山玩水，哼著曲兒摘著花，人生何其快活。」她一雙眼兒眨呀眨，活似那萬千桃花在眼裡跳著，亮晃晃的。

聞言，兩道細細月牙眉一蹙。「妳又要上山採草藥。」

又？

這個字用得微妙。

表示林芷娘不只一次偷溜上山，而且老拉她口中的好朋友下水，讓梅雙櫻成為父執輩眼中的萬惡罪人。

「我、我不能上清涼寺拜……拜佛嗎？」她說得自個兒都心虛，兩眼不敢直視人。

「妳說的話自己相信嗎？」當她和她一樣蠢得不行，明明兩人是同齡人，怎麼一個顯得特別笨。

彌陀山有千峯，其中一峯的半山腰建有一寺名清涼，清涼寺中和尚過千，大半個山頭都是清涼寺所有，寺裡最有名的是拈指蓮花，花開七色，花蕊似觀音拈指，故而聞名。

但拈指蓮花十分罕見，千百朵蓮花中只開出一朵，十年一含葩、花開待十年，等蓮瓣開展時蓮香四溢，聞者神清氣爽、百病驟消，開盡七七四十九天花瓣枯萎，再待十年結出蓮子，此為佛界聖物，據說一顆蓮子可解百毒，亦可避邪。

關於拈指蓮花的傳聞眾多，但七色蓮確實是世間少見，而且蓮子更是少之又少，一次結子要三十年，每次最多九粒，形色偏黑，約女子小指指甲片大小，具有藥用功效。

只是有人可能終其一生也看不到一回，據知佛贈有緣人，蓮子長年供奉在菩薩座前，想求蓮子先問菩薩，得三聖筊方可取走，否則不管怎麼偷搶拐騙，蓮子還是會回到供桌前，承人間香火。

因此清涼寺香煙鼎盛，不時有來往香客前來焚香謁佛，它成了佛門聖地，受萬民景仰。

但也僅清涼寺所在的這座山頭看得到人煙和商販，山腳下還有座名為慈雲庵的尼姑庵，收留無家可歸的女子落髮為尼。其他山峯卻是山高嶺峻、凶險重重，幾百里瞧不見一個人蹤是常事，樹木雜生、野獸遍野。

唯一的好處是山裡沒人走動，野生的好東西多到數不清，動輒百年、千年的藥草更是隨處可見，只要夠膽往深處走，收穫之豐富夠一輩子吃喝不完了。

林芷娘有一回就拉著好友往彌陀山後山走，幾個小姑娘初生之犢不畏虎，越走越偏，居然讓她們挖到兩株五百年的成形人參，她們把它賣了，得銀六千五百兩。分了銀子之後才知人參這麼值錢，又相約了幾回偷偷進山，什麼靈芝、何首烏、三七、天麻、黃精、黃耆、白朮……簡直要什麼有什麼，挖得不亦樂乎，幾個小姑娘賺銀子賺得眉開眼笑。

只是越走越深，她們遇到……老虎了。